

白  
絲  
巾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白  
絲  
巾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出版

白絲巾

定價大洋一角四分

翻印必究

撰著者 老 談

出版者 甲寅雜誌社

印行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福州里

亞東圖書館

本館發行各種小說皆當代著名文學家如章行嚴（卽爛柯山人）蘇曼殊（卽曇鸞）老談諸君所撰著雙枰記一種即行嚴先生最近之作其餘者亦經先生手自選定皆表情高尚行文懿美爲近世文藝中最上乘品業餘有暇能手一卷讀之不僅有裨神志且可助長文思實難得之小說也

# 白絲巾

老談

一

巴黎春季。新月初弦。有僻街曰白老克者。居其西偏。散列編戶數家。負寂荒涼。夜色沈沈若死。此都號稱繁盛。而著此幽境。轉若遠隔塵囂矣。

街盡處得一小樓。樓外繚以白石之垣。近窗雜植竹樹。月影自隙

漏入藻紋浮動。樓中燈火熒然。虛牖不扃。纖幔四卷。時有女子露其半面。倚闌下覷。秀髮覆額。灑灑有光。衣飾似弗甚華。而姿態清婉。以眎飾鑽垂璫。殆區雅俗。蓋天然妙麗。不必假物質增妍也。此街既非衝繁要區。卽當晝日。車馬之往來者。亦無肩磨轂擊之盛。矧夕陽久下。長夜方迢。道上行人。迺如鳳毛麟角。不易一覩。女子凝眺既久。悄然掩袂。則以太息爲蹀躞之酬報。既而坐近案側。振管擘紙。類有所營。顧久久不下。雙蛾顰蹙。含愁欲絕。手中所握之管。墨水下注。滴瀝紙上。凝如淚點。女周章四顧。

卽亦弗覺爲時可一句鐘紙上墨痕斑駁弗成一字女乃擲筆嘆曰天乎今夕何夕雖繫參辰以長繩令之弗落鞭燭龍於海底俾其弗升吾猶謂此宵光之短奈何擲此黃金之晷刻俾其一逝不復匆匆至於詰旦吾親愛之福而森汝寧不知爾我覲面之期盡於今夕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故爲此姍姍來遲亦如吾輩女郎畏行多露耶言際歛淚含睇似亦自知無人酬答弗若嘿爾而息者然感喟方輟而剝啄之聲作矣

夜色荒寒月魄漸墜循樓而下簾櫳黯黯花霧沈沈女小膽惺忪

步至中庭。恇然心怯。顫聲以詢誰氏。第聞門外應曰。余。余福而森。幸速啓關。今日日中煩燠。內衣少御。不耐宵寒矣。女子隔扉問曰。君來例乘馬車。茲車燈弗燎。豈徒行耶。其人應曰。余。余已命余車騎遄回。弗相給也。言際。又以手撼其扉。以示匆遽。女子居故臨街。當叩門時。初無蕭蕭麟麟之聲。爲此人之先導。此時聞言。俛首微思。似亦覺其有異。然所期過切。遂不及詳審。研然啓關。其人得間。塞身而入。入卽遽挽女手。就行吻禮。女微拒曰。愛勃。君以君與妾之分際。寧復當以愛情相靳。然妾實欲披瀝肝胆。與君爲竟。

夕之情話形骸上之親愛宜且寘爲緩圖。君謂然否。其人期期曰。余頗不解汝言何謂。繼復曰。白羅夫人歸乎。女曰。吾母今夕恐未能歸。以白萊斯公爵邸中方開跳舞。吾母亦與賓坐。必以清晨返駕耳。其人曰。如是良佳。幸女郎假我辭色。勿復更拒。言時力握女腕登樓。女訝曰。今日君之腕力何偉。妾孱弱殆將不耐。其人復曰。卿固許以愛情予我。曷爲拒吾之握。於是燈光之下。女郎面色大頰。喉中格格不能一言。而其意若悔識人之誤。其人初不暇辨。第張兩手作翼形。逕前擁抱。如舉嬰孩。女顫聲曰。君欲求婚。凡百皆

可商權。倘不俟妾之承認。遽以武力相逼。妾將視君爲暴客。非復文字之知交矣。其人嘿不一語。然亦更無動作。屹然兀立。而手固未釋。旣而女覺其面漸灰白。着膚之腕臂。亦森冷逼人。駭而呼曰。福而森。汝何故爲此狀。其人仍嘿不應。更爲凝注。則唇角津津。白沫溢出口鼻中。呼吸已泯。女駭極。力擎其手。其人立仆。擾攘間。門外夜巡至矣。

入女郎之室者二人。夜巡米露馬斯外。福而森之僕亞利。實從其後。門故下鍵。以曳鈴不應。則撞扉而進。米露擎槍登樓。揚目四顧。狀極沈鷺。女郎見其身後亞利。方臨爐臺立。乃雪涕告以福而森事。亞利轉身面女。瞳子閃睽。口頤張動。噴然忽若毒蛇吐舌。冷語女曰。頃事吾已遠於窗中瞥見。故乞馬斯君至此。冀援吾主。今佳朕已鮮。吾唯促召醫生一決。而後乃知此事究竟。果吾主非稿無幸。卽釋罪人勿問。未爲失也。亞利言旣卽行。以女屬之米露。俾爲監眎。女知亞將坐己以罪。弗驚弗辯。容光慘淡若死。米露盤辟其

側時時引領窗外。冀有足音之至。俄而車騎雷動。裁判官力門司。挾偵探白克俱蒞。數武外復有一車。飄若電掣。剎那間亦止門外。蓋醫生賓里斯格應召來也。時此家外戶大闢。門側警士森列。燈光耀耀如晝。裁判官先詣樓上。偵探醫士亦相繼畢登。亞利之至最後。并步以上。每進必越梯之數級。偶不慎足。乃蹈空而墜。遽仆樓下。突有二人掩入。匆促如風。一人履著亞利肩臂。亞受蹴踏。失聲而號。其人喑曰。福而森果能爲厲。靈魂乃附吾足。亞辨其音爲女母氏。忍痛呻曰。白羅夫人。君女已致吾主於死。吾儕小人。豈亦

足勞垂盼。俾侍吾主後塵耶。白羅夫人者。跳舞方懽。驟得傳聞。家有變故。疾偕女侍步馳而返。及門。警士不聽其前。再三訴爲室主。始准其入。及獲覩此玉梯之影。其精神所注。純在己之生女。與死福而森。至足之踐亞。亞之發言。皆非其所深悉。僅女侍聞之耳。兩人顛躓上及梯末。忽爲米露所沮。堅斥令下。下乃復與亞遇。夫人始知仆足下者此奴也。然亦不暇慰藉。惟竚立梯側。與女侍靜俟樓上動止而已。

亞利奔赴主人橫尸之所。醫士賓里。則已檢得福之體溫盡失。白

沫中含有毒質。實爲此人受戕之故。偵探白克。復於尸體及樓中。搜覓證據。以備研索。覩亞利至。熟察其面。卽詢福以何時至此。及其與女締交之歷史。亞利斂容抑志。發沈著之音吐。具言福待女郎之厚。弗應施此慘毒。此時夜巡米露。亦言行至街角。遙自窗中。覩此女郎。似與逝者相搏。方在瞻矚。而亞利已至。見狀大駭。謂逝者實爲其主。今與此女郎鬪。宜得余爲將伯。事始可以速解。余以和協忿爭。亦爲余職所應盡。故與之偕蒞。不謂旣至而遇茲事。殊非余意所及料也。白克曰。吾摯感君餉我以聞見。苟吾更有所疑。

者。尤願君罄所知相告。米露於是退就窗側。與亞利竝立。白克復顧女曰。可憐哉女郎。君竟受殺人嫌疑矣。雖然。君果有何辯護之語。余當代爲達於裁判長官之聽。女瞠目直示。殊無一答。白克復曰。君今欲有何言。當恣言之。過此以往。慮雖欲有言。亦將不生效力。女搖首曰。余無所言。余言將爲何語者。裁判官力門斯曰。他人所言。或於情事不無違背。女郎果能卽其紕繆之處。加以糾正。則亦未必無利。女俛首初無所應。白克忽出絲巾半幅。字跡數行。指以示女曰。此死者衣袋中所得。君果更無所言。則此物卽足爲君

殺人之證。倘有說處。此曷弗亟自申辯。俾此案之真相披露耶。女驟覩此巾。慘然凝睇。詳眎字跡。已不禁奮力而言曰。妾之所爲。百死不足自贖。判妾死刑。實亦無枉公等。絮絮何爲者。此巾實死者貽妾物也。裁判官曰。女郎須知。此間地非公庭。卽欲判決人罪。尙有紛繁之手續。福而森果戕於汝手。無慮不獲死所也。言旣集。此案之人證。傳呼返署。女郎爲案中之主要。則載以廂車。衛以警士。戒備而出。偵探白克於茲巾之外。復於爐臺得玻璃鍾一具。謂其足資研究。挾以俱歸。時白羅夫人。令女侍候門。亦匆匆隨從。

### 三

案發之翌日清晨。巴黎雜誌社中。首以人至女郎之居。探其消息。女郎蓋此社中館外撰述者。讀吾書者須少俟。吾將追述此女之生平。方知其人獲遇福而森之本末。女名雪格氏。曰白羅。無父。依孀母居。父若華。生時爲法之詩人。耽吟不樂治生。故家無遺產。母女之境恆約。雪格有族叔曰芬利白羅。商於英之利物浦。娶婦十載。苦不育。雖擁巨資。舍所聘司事。及祇應之臧獲。塊然無親戚。芬